

藝海沉浮

中国曲艺出版社

艺海沉浮

孙书筠 口述

包澄絮 整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艺海沉浮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装

字数23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125 插页2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书号10227·070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孙书筠同志艺术生涯的自述，回忆了她从艺五十多年的历程。她少年辍学，随父学唱京戏，后改学京韵大鼓。本书记载了她在旧中国走过的坎坷道路；讲述了新中国诞生后，她在艺术上获得新生，追求思想进步和艺术创造的切身感受，兼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为恢复艺术青春进行的艰苦努力。语言生动，记叙感人。

本书附有孙书筠同志演唱的京韵大鼓曲谱六段，可供研究和欣赏。



目 录

序.....	吴晓铃
家 境.....	(5)
读 书.....	(7)
学 戏.....	(9)
改 行.....	(10)
拜 师.....	(12)
“打铁”	(14)
桃李园带艺求师.....	(17)
观众给我的教益.....	(21)
十个《大西厢》	(25)
挨冻的堂会.....	(26)
天津旧时的剧场与观众.....	(27)
激励和提高.....	(30)
开窍儿.....	(32)
“垫话儿”	(37)
即兴演唱.....	(40)
徬 徨.....	(43)
挣 扎.....	(45)
在挣扎中奋斗.....	(47)
《连环计》	(51)

解放前后.....	(61)
讲习班.....	(63)
上海之行.....	(66)
走集体化道路.....	(69)
演出曲艺剧.....	(72)
参加广播说唱团.....	(76)
痛苦的过程.....	(80)
演唱《黄继光》.....	(83)
“男声男气”.....	(87)
当老师.....	(89)
不再“崴泥”了.....	(95)
为中央首长演出.....	(97)
演唱《罗盛教》.....	(98)
说唱团在南方.....	(109)
一九五八年.....	(113)
沧州行.....	(115)
我的“业余”演出.....	(118)
上演《向秀丽》.....	(120)
在广州演唱京韵大鼓.....	(130)
对大鼓题材的新探索.....	(132)
困难时期的收获.....	(139)
唱洋歌的学生.....	(145)
《百里奚认妻》和“女声大鼓”.....	(148)
《急浪丹心》前前后后.....	(158)
京郊见闻.....	(161)
蹉跎岁月.....	(165)

人心浮动.....	(174)
欲干不能, 欲罢不忍.....	(177)
重打鼓, 另开张.....	(181)
“不达时务”	(185)
《探亲》	(187)
新的探索.....	(189)
重返天津.....	(192)
我的希望.....	(195)

附孙书筠演唱京韵大鼓曲谱:

长坂坡.....	(200)
连环计.....	(235)
罗盛教.....	(252)
向秀丽.....	(276)
百里奚认妻.....	(302)
急浪丹心.....	(329)

序

吴晓铃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的传记文学就是很发达的，有着悠久而优良的传统，保存下来不少的名篇。然而，也不难发现，无论是正传、别传、家传、列传等等之类，绝大多数都属于为社会上层人物歌功颂德之类的作品，几乎和行状、神道碑和墓志铭之类的阿谀亡人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在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上，对于某一方面真正做出或多或少、或巨或细的贡献的社会底层的人，则几乎和一张白纸差不多。当然，例外并不是没有，但是，两者相较，一直是不成比例的。

这儿只谈文学艺术方面的戏剧和曲艺工作者吧，他们或她们是最最接近广大群众的，能够直接起到熏陶、教化和开发民智的作用的。但是，他们或她们在旧社会始终处于下九流之列，属于“臭”的辈份；又由于当时社会和制度的条件制约，他们或她们在劳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亦即社会效果，当然，也得一分为二，有好的影响，也有污染。

如果，他们或她们，在今天能够回顾一下在过去所经过的坎坷历程，如实地记录下来，我看，不单是能为我国的戏

剧和曲艺的发展历史上留下可贵的参考文献资料，同时更能够起到在阶级教育方面提供雄辩性的公证作用，还为我国传记文学填补了一个一直是空白的点。

职是之故，书筠径把由她口述、由包澄絮先生笔受的自传体《艺海沉浮》稿本交给我读过之后，又要我写一点儿读后感想，我是很有些感想的，所以不揣谫陋地就答应了下来。

这里需要指出，我在一九八〇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美籍教授石清照博士(Kate Stevens)那里读到台湾省传记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章翠凤的《大鼓生涯的回忆》的时候，就有很多想法；也曾把一些姑且叫做慨叹吧，和亡友白凤鸣兄谈过。首先，我觉得《大鼓生涯的回忆》里面有许多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叙述，这就损伤了传记的真正价值，例如：章翠凤在《重投名师拜鼓王》里说刘宝全先生赏识她的艺术，主动收她做徒弟，并且把刘派名曲亲授给她的话，就和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凤鸣听了我的话后，还具体指出了刘先生根本就没有三、四本《战长沙》的段子，那是凤鸣独创的节目，刘先生怎么会口授给章翠凤呢？尽管这本书存在着类似的缺点，却也情有可原，原因在于一水之隔而脉脉不得语。但是，我倒是联想到要是有几本如《刘宝全传》、《白云鹏传》，或《白凤鸣自传》、《某某某自传》之类的撰著，不是就可以搭起一架途通南北的桥梁么？这是咱们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无旁贷。

这里也需要指出，恰巧在一九八〇年，我读到了新凤霞见赠的那年八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新凤霞回忆录》，真是欢喜赞叹，匪言语所能表抒。我们的女表演艺术

家们脱颖而出，而且写得那么真挚感人，真实动人，使人把卷不能释手！多么希望更多的这样的人活跃起来呀！

书筠写的这本《艺海沉浮》长达五十二章，然而还只是她从事京韵大鼓实践和理论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部分生活经历和艺术探索。“沉浮”这个词儿发人深思，它揭露出一位女“鼓书艺人”在旧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也表现出她和大多数姊妹们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斗争勇气和为艺术献身的奋斗精神。这样的现身说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即：感染性和教育性。我看，忆苦思甜是有讲讲的呢要的，特别是出诸书筠等人这一代之口所起的积极作用更大。这是我的触及即发的感想。

感想还不只如上而已。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任何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其成就得来之如何不易。取得一定成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大体可以区别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环境——家庭和社会，是一个。例以书筠以及别的几位京韵大鼓演员的家庭成员都是从事京剧或地方剧种工作，鼓曲和戏曲的情节内容和行腔吐字有着横的关系，借鉴取资，自然可收功倍之效。例以书筠生长在北京的南城，又经常到天津去，在当时这样的地区性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熏陶渐染，自然能得风气之先。当然，还有很多别的环境条件，象得到好的开蒙教师循循善诱，所谓开口奶吃得足实，自然会健康成长，无须多说。然而，能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主观努力最为重要。努力不外勤奋钻研，苦干加上巧干。勤奋即苦干，功夫不饶人，又不亏人。钻研即巧干，根据个人条件，截短取长，汲取众家之长融于一

炉，便会富有创造性的风格，把鼓曲艺术推向新的境界，自成一家之长。书筠在这本书里有许多篇章都触及到这个关键问题，不过，她很谦逊，含而不露，引而不发，不屑以宗师自翊。例如：她以刘派为主体，但对白派（白云鹏）的特征也深深下过功夫。单就刘派而言，有的人师法宝全先生盛年唱法，有的人学步宝全先生晚年格范，兼容并苞者寡。她非只顾及二者，而且还向宝全先生的衣钵传人，有后白派之誉的白凤鸣兄请益，吸收其有益的营养，所以才能不同凡响。我建言有心的读者，尤其是青年演员和学员，而且不限于曲艺工作者，要通过思考来读她的著作，身体力行之，是会大有收获的。

书筠呢，万里途程，始于寿陵自试之步，有了这本书的始轫，我看，应该鼓其馀勇，继续写下去。不单要写，还要争取示范演出，这对培养后来人的好处很大。抑更有进者，恢弘当年广播说唱团的群英競雄、百花斗艳的局面，你是义不容辞的。做为一个普通的曲艺爱好者，认为你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精神和事业心思，六十二岁也不能服老，其勉旃！

一九八三年岁暮于北京宣南之双檐书屋

家 境

北京南城李铁拐斜街韩家谭一带，旧社会是艺人聚居的地方。有一条狭小的胡同叫小外廊营。这个胡同很特别，形如曲尺，只有东口和南口。从大外廊营进东口有几个门儿，然后往南拐，我家院子在路西。这是个破旧的院落，院门的油漆已完全脱落，但门上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还隐约可见。院子是前后两进，我们家住后院，因为整个院子是坐西朝东的，所以西房为上房，奶奶住西房，哥哥、嫂子住南房，爸爸、妈妈住北房。一九二二年我就出生在这里。

按现在的说法，我们家是个普通的梨园家庭。爸爸名字叫孙景泉，从小跟李洪春的父亲学京戏，后来嗓子坏了，一直以教戏为业。先是在三乐社教戏，过度劳累使他吐了血，只好回家养病。为了生活，病势稍一好转就在家教。后来生活更困难了，哥哥也学了戏，进了斌庆社，在科班里唱架子花，后来和李万春先生在一起。由于戏份儿很少，只够他自己的挑费，不过总算是有了个能挣钱的地方。姐姐则因为女孩子学戏挣钱不容易就学了大鼓，艺名孙兰英。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是相当窘迫的。

爸爸是高高的个头，两眼很有神，看人时从来都是神情专注。他为人耿直，由于生活不顺心，脾气有点急躁。他很

懂戏，也很会教戏，嗓子坏了是他的终身遗憾。他先是在三乐科班教戏，教的徒弟很多，最有名的是吴铁庵；在三十年代已是挑大梁的老生了。可惜正当他刚刚在大江南北有些名气的时候，由于吃鸡头米中毒故去了，这给爸爸很大的打击。后来爸爸又被尚小云先生请到荣春社去教戏。爸爸有能耐，又非常实际，对子女一视同仁，从不溺爱，也从不强迫我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对我们艺术上的前途更是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态度是：能干什么干什么，能赚多少钱赚多少钱，“身外之物不可强求”是他的座右铭，也用这话来教育我们。出门教戏，在家谈戏，教戏是他赖以养家糊口的依靠，谈戏是他终生乐趣无穷的精神寄托。

爸爸生活很清苦，外出一件长衫，在家一身短裤褂，家里最多的东西是“当票”。生活一没着落，爸爸就要去当铺，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没钱时去当，有钱时去赎，只当不赎的时候就更多，只有等收入好的时候再置办。在我的印象中，大概他当的都是些衣服。上当铺是件不光彩的事，爸爸从来不对我们讲，但是家里穷到了靠典当维持生活的窘状，我早就知道了。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柜子里发现了几张“当票”，看了半天不知是什么，到学校把我的这个发现讲给老师听以后，才知道了“当票”的用途。其实家里穷，我从记事起就体会到的。我八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快过了，家里还没做午饭，下午快三点了，爸爸回来了，手中只有两个贴饼子，爸爸、嫂子和我们三个人分吃了这两个贴饼子，算是一顿中午饭，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穷，要有个穷志气，这既是爸爸对我们的言教，又是他

以自己的行为对我们进行的身教。他从不因为自己穷就去求亲告友，总是自己想办法熬，那些阔亲友也的确是靠不得。记得有这样两件事：有一年春节，爸爸带我去给姥姥家拜年。姥姥是个放高利贷的，生活很富裕。我随爸爸走进她家高大的门楼，沿着走廊进了中院，只见姥姥和一些人在上房屋里打麻将，她见我们进房连身子都没动一下，看了我们一眼算是打了招呼，继续兴致勃勃地打她的牌。爸爸只好带着我在牌桌边给她磕头拜年。头磕完了，姥姥还是没话，爸爸忙告辞出来，刚走到院子里，就听见姥姥讥笑地嘲讽：

“穷鬼！”。还有一次是妈妈带我到姨家去串门，正赶上我姨在招待她表姐，忙着炖鸡、烧鱼。看见我们进了门，没等我妈说话，她那儿就张嘴了：“日子过的不错吧！我这儿来了客，也没法儿招待你了，赶明儿再来吧！”这是明着轰我们走。气得妈妈回家后大哭一场，我同情地看着妈妈，更希望爸爸能劝慰妈妈几句，可爸爸只是苦笑着说了声：“以后少去。”

这些事都深深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使我从小就憋上了一股劲。就连看戏的时候都是边看边想：我要演这个角色，一定要比台上的演员演得好，钱也一定要比他挣得多。因此学好艺、赚大钱、出人头地，将来再也不受这些窝囊气的想法，在我的少年时代已经形成了。

读 书

我爱读书，六岁就开始上私塾，老师年纪很大，姓赵。学的是《千字文》、《百家姓》等，我对写大字特别感兴

趣，写大字对有的小同学是沉重的负担，我对写大字则觉得是快乐。尤其当赵老先生在我的大字本上画的圈比旁人多的时候，我的兴致更高。后来我们家搬到东城骑河楼庙儿胡同时，我就转学到第四十三小学（现在的北池子小学），插班上了四年级。碰巧，我的这位老师也姓赵，不过年轻一些就是了，因为我会唱京戏，他正是个戏迷，所以特别喜欢我。一有什么庆祝的活动，他就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总是斜身靠着办公桌坐着，右腿搭在左腿上，说话之前先得用手推推他那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最近又学了什么戏呀！唱段儿我听听。”这我就得小声儿唱一段，我唱的时候他嘴里哼着过门，右手在桌子上拍着板，闭着眼睛微微地摇着头，细细地品着滋味儿。每回唱完他都要说上一套话，“师父教得不错，徒弟唱得挺好，够味儿。今天下午庆祝会上你就唱这段，现在回家吃饭去吧！”这样我下午就得清唱一番。每回演出，台下总是一片掌声，我呢，小心眼里十分得意，尤其放学后走在路上，看见同学们向我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时，更是高兴极了。

可我也有倒霉的时候。因为从小上私塾，我的语文基础还好，数学就不行了，越学越跟不上趟儿，老师一让上黑板做题我就慌神，越慌越做不上来。老师看我跟不上，叫得也更勤了。我的自尊心强，每回都臊得够呛。到了五年级，我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回题没做上来，回家就“翻”了“车”，这书我是死活不念了，学校无论如何也不去了。家里拿我也没办法，加上经济情况不好，我学戏的劲头足，功夫上也有长进，舍一头儿吧！于是停学就戏了。

学 戏

在学校读书时我就开始跟爸爸在家学唱京剧老生了。那会儿教戏都讲究“打戏”，在科班里一个学生犯了错误甚至会使所有学生都挨打，叫“打通堂”。为此，爸爸一说让我学戏，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您要是打我，我可不学。”对我这个出乎意外的要求，爸爸开始好象没听明白，看了我半天才朝我笑了笑，没说打，也没说不打，这学戏的事儿就算定了下来。不过在学戏的过程中我还真没挨过打，倒不是爸爸没有“打戏”的习惯，而是我真争气，学东西快，领会也快，又肯下功夫，三年里学了十几出戏，没让他费过事。

三年中，每天吊嗓子、学唱、练功、学戏，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就在上学期间的一早一晚也没停过，所以在家里我就没有玩的时候，惟一的 game 是穿上高底的靴子在院子里跑圆场，春夏秋冬从未间断过，而且总是汗水浸透衣衫。也搭着院子小了点吧，地上墁的是多少块砖，多少块整的，多少块半头的，都让我数过来了。

爸爸教戏有个特点，我学的是老生，可他教的时候，先是教我背“总讲”（整出戏的全部唱词和说白），包括生、旦、净、末、丑，连锣鼓家伙点儿一块儿教。凡戏里有的，都给我详细讲解。所以，我学的每出戏，除本行老生外，青衣、花脸，凡与我有关的人物的唱、念我全会。《托兆碰碑》、《法门寺》、《捉放曹》、《四郎探母》、《武家坡》，我学了一出又一出，后来还特意请了一位琴师给我吊嗓子。